

宫杀

GONG SHA

唐小淮◎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网络票选最耐看后宫小说】

锦绣深宫竟危机四伏

明争暗斗却波澜不惊

华美绚丽的宫廷画卷原来暗藏无限玄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杀(上)/唐小淮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220-182-8

I. 宫… II. 唐… III. 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391 号

作 者:唐小淮
特约编辑:张应娜
封面设计:80零·包包
版式设计:利 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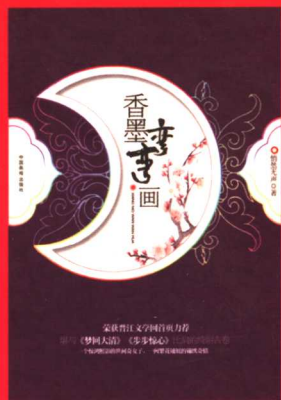
宫杀(上)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杨 博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印 刷:京都六环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
版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182-8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唐小淮

原名谭延玲，山东佳丽，
绣工卓绝，文笔优美，以技压
群芳，新晋后宫第一贵，擅长
于不动声色之间将后宫争斗演
绎至出神入化之境界，于是有
了这部波澜不惊却又激流暗涌
的《宫杀》——公认的最耐看
宫文之精品。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杨 博
特约编辑：张应娜
封面设计：80 圆 · 包包
版式设计：利 锐
投稿邮箱：jiaoliu@booky.com.cn

宫教

唐小淮◎著
GONG SHA
中国图报出版社





目錄

楔子 〇〇四

第一章 风起 〇〇八

第二章 贤妃 〇一六

第三章 端午 〇二六

第四章 太妃 〇四二

第五章 楼华公主 〇五七

第六章 越俎 〇六八

第七章 事发 〇八〇

第八章 槛寿堂 〇九六

第九章 转圜 一〇七

第十章 皇后 一二七

第十一章 闺友陌路 一二八

第十二章 承露 一三七

第十三章 喜子双鲤 一五五

第十四章 石榴花开 一七三

第十五章 骤变 一九一

第十六章 见亲 二〇一

第十七章 得赏水晶椅 二一〇

第十八章 暗访槛寿堂 二二三

第十九章 银镯藏情 二二三

第二十章 重阳 二四四

目錄



八闽的地界儿，一个小官宦人家，老爷姓季。

这天恰逢中秋，月圆之夜，本是合家欢乐之时，季家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

这一天，季家的老老小小都为着祭拜月神而忙碌着。除去几个下人，夫人并几房姨娘也都不是闲坐着看热闹。

几个人将榆木的大香案摆到天井。另有两个丫头抬着食盒过来了。一个姨娘将食盒揭开来，另一个姨娘便把里头的果碟样样端了出来，双手递到夫人手上。夫人也是双手接了，一盘盘摆放到香案上头。

最后上的是一盘西瓜，那姨娘看了看，

说：“夫人看看，今年的西瓜切得好，大小一样的瓣儿，这口也张得合适。”

夫人接过来，端详了，笑着说：“比往年的好。很像一朵大莲花儿。”遂轻轻摆到了香案上。

圆月升高，夫人便领着自己的几个姑娘跪下拜了月神。待她们起身到园中去了，几房姨娘也领着几个姑娘跪下了。

跪拜完毕，众人都到了园子里，夫人、老爷，并所有的子女便在大桌前坐了，几房姨娘坐了下首的一张小圆桌。

老爷、夫人说了几句吉祥话儿，一家人便开始饮酒作乐。

那老爷看桌上的桂花鸭，周身浇满了桂浆，鲜亮得很，便问：“这桂浆是自家的？”

夫人说：“前两年总算酿出来了，你又嫌不如别家的好。这是别家送过来的，我尝着还好。”

季老爷拿筷子夹了一点鸭肉，放到嘴中，嚼了几下，说：“味道上也还行。你们也尝尝罢。”

几个儿女便也伸筷子吃起桂花鸭来。

那边桌上是没有的，只是几样常见的荤素菜，几个姨娘默默吃着，都没有说话。

季老爷抿了一口菊花酒，说：“这里清静有清静的好处，赏月还是清静些好。记得那年到都城去，正逢中秋，我们几个同僚去了酒楼，想能坐在阁上赏月，也算雅兴。谁知去了之后，发现早就坐满了人了。这些人看上去就是非官即富。倒也不是王公大臣，那些人家里都是有楼阁的，自然在家中赏月，不到这种地方来凑热闹。好在一个同僚是那边的常客，掌柜的给塞了一张长几，我们才坐下了。看那楼下人头攒动，都是出游街市的，热闹得很。”

夫人笑道：“我们现在这里赏月，那都城之中想必也是繁华喧腾。不知有没有舞火龙的，那才更是添彩呢。”

季老爷想了想，说：“该是没有。那天我们一直待过了半夜，没有见到。”转头看了一眼那桌上的郑姨娘，问：“你那家乡有火龙吧？”

郑姨娘一惊，没想到老爷问到自己身上，忙站起来答道：“是的，老爷、夫人。”

夫人淡淡一笑，没有说话。

郑姨娘便缓缓坐下了。





季老爷看到了郑姨娘，便想到了郑姨娘的姑娘，便问：“甘棠怎么没有过来赏月？”

夫人看看郑姨娘，说：“你还是叫她出来坐坐罢。虽说不是大节，也是团圆的日子。少了她一个，老爷心里不好受。喝了汤药，也该好些了。”

夫人既这样说了，郑姨娘便只好站起来，往自己房中去了。

进了屋子，一个小丫头将灯点上。郑姨娘看甘棠还躺在炕上，刚要探手过去摸头，甘棠却一下子转过身来，说：“娘怎么回来了？”

郑姨娘在炕边坐下，说：“夫人问你好些了么？”

甘棠啾啾母亲，说：“夫人叫我过去吧？把衣裳拿过来就是了。”

郑姨娘心酸得很，也没有办法。帮着将衣裙换上了，又取过梳子来，给她梳上了抓髻，在髻边插上了一小枝桂花。收拾妥当，两人便往园子这边赶了过来。

季老爷见到甘棠来了，便招呼她坐下，说：“才说你娘家乡舞火龙的事，你该来听听。”

甘棠低低应了一声：“是。”

郑姨娘只好接着说道：“中秋节前，各村都演排好了的，到了正日子，早早吃过饭，日头一落了山后头，舞火龙的队伍就从村里出发，到了一处大场院中。等各村都到了，便开始舞龙，看谁的火龙扎得好，舞得好。都舞罢了，就从场院散了，但并不马上回去，还要到各村里转悠。那路上都是人，还有爬上树的，坐在屋脊上头的，骑着院墙的。等各村都舞完一遍，也就过半夜了。这时候，大人孩子才散了回家。”

季老爷说：“这只是各处村上没有好吃、好看的，便沿下这样的事来过中秋。看着是热闹的。”

目光逡巡一遍子女，又说：“你们几个也大了，每人做一首诗上来吧。我看着好的，就应承他一件事。”

当即两个下人搬过来一张条桌，并几把木椅。两个丫头将笔墨纸砚摆上。

几个子女便起身离席，到桌旁坐下，开始静神凝思，考虑文章。

陆陆续续的，都执笔写了，拿过去给父亲审看。

有文理不通的，也有稍显文采的。甘棠最后一个奉上了文章。

季老爷知道她是子女中文章最好的，笑着接了过来，慢慢看了，

便轻声吟诵出来：“长夜婵娟似幔，假寐不解愁半。披衣窥窗隙，菊颜映月色减。幽寂！幽寂！却闻月压梢断！”

夫人听了，问：“老爷觉着谁的好？”

季老爷答：“还是甘棠的文笔清雅。”转头对甘棠笑道：“你外祖父原是举人，若不是家道中落，他的文章也能扬名了。你与他有几分像呢。”

一旁郑姨娘忙站起来，说：“一个姑娘家的，能写出什么好的来。老爷夸错她了，她是没有这样的能耐的。”

季老爷笑道：“一个姑娘虽不能写文章来显名，不过什么也不通，也不好。”

忽然想起来刚才自己许下的诺言，便说：“甘棠想要什么？说来听听。”

甘棠站在季老爷身边，半晌没有说话。

夫人看了半天，说：“难得老爷今儿高兴，你想要什么东西，是宝石的珠花，还是别的什么，说出来就是。”

甘棠又回头看看郑姨娘，看着父亲的头冠说：“父亲能准了甘棠的话？”

季老爷听她说话声调僵了些，心里有几分狐疑，说：“你说就是。”

甘棠跪下了。

所有人都惊了。

就听甘棠一字一顿地说道：“甘棠别无他求，只求父亲将我送到山上庵堂中，削发为尼。”

咔嚓一声脆响，是季老爷的酒盏摔到了地上。



宫

杀

〇
〇
七



“季儿姐姐！季儿姐姐！”攸儿气喘吁吁地跑进了绣院。

老远就听见了她的脚步声，但甘棠没有停下手中的绣活儿。昨儿瑞姑姑交代时就指明了的，贤妃娘娘紧赶着要在端午节用的。攸儿年纪小，帮不了什么忙，甘棠只好紧赶慢赶，希望不要到时交不了差。挨骂事小，得罪了贤妃娘娘那就麻烦大了。

攸儿进了绣房，没再大声嚷嚷，蹑手蹑脚绕过了几位绣娘，来到甘棠的绣架旁。

“甘棠姐姐，听说安亲王的宝麓郡主进宫了。”

“是吗？”甘棠嘴里说着话，手中的绣针

并没有停下。这位贤妃娘娘素喜桃花，桃花看似简单，可要绣出桃花白中泛粉、粉中带红的娇艳，实属不易。若能假以时日，细细绣来，倒也能搪塞一番。不过一则时间不允许，二则最重要的是，“一朵花太过妩媚，会被掐头的。”甘棠娘亲的话犹在耳畔。

“姐姐，你不去看看这未来的皇后吗？”攸儿急切地附在甘棠的耳边说。

“这种话怎么能乱讲！”甘棠急忙捂住了她的嘴。

“你呀！我就瞧不起你这胆小怕事的样子。我自己去。”攸儿说罢扭身就走。

甘棠看着她的背影，苦笑着摇了摇头。想她和自己同年进宫，年纪还小两岁，要在家里，应该是偎在娘亲的怀中撒娇耍赖地享福，却遭遇父亲获罪，家破人亡，自己也被充入宫中为奴的惨剧。好在攸儿性子还活泼，平日里看上去也不太以为苦，只在父亲的忌日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偷偷地祭拜一下，再没别的。

终于到了晌午，该用饭了。早几位当班的绣女领了饭来，在西厢摆起了碗箸。看看绣布，第一朵桃花只剩花蕊了，晚饭前应该可以完成。甘棠把将用的几根粉白、绯红丝线抽取出来，放在绣案上，急忙出了绣房。

等洗完手来到西厢，瑞姑姑已经坐下了，甘棠急忙面带歉意，两手放到腰侧福了一福。

“过来吧。”瑞姑姑倒没有责怪，想是看甘棠为娘娘绣花的面子。

甘棠走到桌前自己的位置上，端起碗，悄悄斜了一眼，发现攸儿已经站在那儿吃上了，见甘棠瞧她，眨眨眼，笑了笑。

“甘棠。”

听瑞姑姑叫她，甘棠急忙放下碗筷，退后一步，垂下眼，低低答道：“是。”

“贤妃娘娘体谅你辛苦，这碗莲子羹是赐给你的。那裙摆这两天是必须完工的。”

瑞姑姑的声音里有慈爱，又有一丝毋庸置疑。

“甘棠明白。”

瑞姑姑微微点点头，“吃吧。”

晚上，经瑞姑姑恩准，又赶了一阵活儿，算计着再有两天能完工，这才吹了灯，回到睡房。



稍做洗漱，轻轻爬上大炕，刚躺下，就听见有人低声唤她：

“甘棠姐姐，要睡了吗？”

“想说什么？”甘棠伸出手去，帮攸儿掖掖被角。虽说端午将到，这晚上还是让人觉着冷。

“我见着宝麓郡主了！”

她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激动。不过说了一句就停下了，想是希望甘棠能央求她讲讲。她的眼睛在黑夜里显得愈加的光亮了。记得家里的厢妹妹也有这样的一对眼睛，睁得大大的，小嘴噘着，冒出一句话来：“三姐姐送我的荷包又丢了。”那时的她还小，是不晓得身份的尊卑的。她是嫡出，我甘棠是庶出，中间隔了很厚的一道墙呢。

攸儿见甘棠没搭理她，闷哼了一声，翻过身去了。

甘棠笑着推推她的肩膀，“想说什么呀？”

攸儿鼻子里哼了一声，到底转过身来。

“我在玉圈门远远地瞧见有一行人过来，打头儿的几个穿的不是官服，我就猜肯定是新来的宝麓郡主。我又转到那几块大玄石后面，把她看了个清清楚楚。”攸儿又闭住了嘴，看甘棠问是不问。

甘棠摩挲着她手上戴着的掐金丝银手钏，笑着说：“讲吧。”

“我估摸着你想听吧，还故意装做没兴趣。”攸儿就势轻轻拧了甘棠的胳膊一下，又往被窝里缩了缩。

“她身量不大，个头跟我差不多。气度丰雅，不愧是王府里出来的，到底和这个不一样。”攸儿伸出两个手指，在甘棠眼前晃了晃。甘棠知道她指的是梁妃。梁妃宫女出身，身份低贱，当今皇上位列普通皇子时，她便随侍左右，深得宠信。虽说竟比皇上年长近十岁，却因为前几年连生了两位公主，终被册封为德妃。

“她的头侧插着一枝景福长绵簪，看上去比那天贤妃娘娘戴的那枝还光彩些。”

攸儿话音渐渐低了下来，一会儿便睡着了。

甘棠却翻来覆去，总也不能入睡。恍惚间，觉得娘亲正在给自己梳头，“我的儿，想梳个什么样式？”外面太阳正好，照在西厢房酱紫色的窗棂上。“沈姨娘该糊糊窗纸了。”淡土黄色的窗纸翘起了边儿，风一吹，呼呼地响。

“又在想小画儿了。不对，应该叫历儿了。”娘开始给自己编小辫了，这样再编成大辫，时间长了也不会松散起毛。本来用头油最好，



第

一

章

风

起

〇

一

〇

一月的份例却又那么少。有时相邻的沈姨娘送些，说是眼看着季儿一天天大了，辫子乱乱的不成样子。娘有时收，有时不收，私下对甘棠说：“说不定哪天老爷又想起她来，到时候用得着的。”

沈姨娘原有个女儿，是同大夫人的三女儿一个月出生的。沈姨娘没有其他子女，所以对这个小画儿格外地看重。只要从西厢的窗下走，就能听见她给小画儿哼歌儿。嗓子哑哑的，又爱走调儿，常让人忍俊不禁。

可惜的是，还没出满月，赶巧儿碰上大夫人的三女儿夭了。大夫人派了奶娘来，说是抱小画儿去让嫡母瞧瞧，谁知就再没回来。

沈姨娘挣脱了甘棠娘的手，跑到正室给夫人下了跪，不成，被撵出来。又在院里跪了一晚上，到最后还是老爷叫了仆役把她架了回来。

甘棠娘给她端去一碗面，甘棠躲在娘的身后，就看见沈姨娘木木地躺在床上，两眼呆呆的，却没有眼泪。甘棠娘自是要去劝慰一番，说些“总还在一块儿住着”的话。

甘棠在一旁瞥见了梳妆台上的一枝红宝石串米珠簪花，搁在小巧的点彩粉盒上，心里暗想：这就是父亲前几天遣周嬷嬷送来的簪花吧。那几粒碎碎的红宝石娇艳如血，在阴暗的屋子里静静地散发着暗黑的光彩。

后来的日子里，大夫人间或准许沈姨娘去见一见小画儿，瞧着沈姨娘抱孩子的痴样子，又改了主意，连门都不让进了。过了几日，更索性改了名字，叫“历儿”。

这次沈姨娘没再去争，整日里拿着那枝簪花不言不语。日子长了，父亲再没有进过西厢房。

只是母亲空闲下来去坐一坐。两个妇人对坐着，不言不语，有时一声长叹。

奇怪的是，沈姨娘在打扮上不再留心，独把那枝簪花戴在发髻。红红的宝石逼衬着没有一丝血色的银盆脸儿，越发的雪白。

沈姨娘见甘棠在跟前，就唤到身边，理一理乱了的盘髻，最后两只瘦长的手捧着甘棠的脸蛋儿，盯着她的眼睛看，嘴里喃喃道：“像极了，像极了，一双星星眼儿，星星眼儿。”

那双手真凉啊，凉得赶得上新汲的井水，却又使劲地摇晃起来：“姐姐，姐姐，快起来！”



甘棠使劲地睁开眼睛，是攸儿把手放在了她的脖子上。

“姐姐今天怎么醒得迟了？我把洗脸水都打来了，外面下雨呢，这手都冰了。”

甘棠凑到窗口，可不是，雨不大，却密得很。要不是那几棵盆石榴儿发了芽，真像是深秋呢。

甘棠急忙地洗漱了，盘算着赶在早饭前，到绣房绣一阵子。

“你也别闲着，前几天不是吵着让我教你做粉吗，去问外膳房的李公公要二两新米来。要是公公不在，你就回来，别在那儿纠缠。要在，带句话给他：那花样儿等过两天再带来，正赶着娘娘的活儿呢。”甘棠在头顶随便挽了一个髻，插了一枝骨簪，借攸儿的手喝了一口水，匆匆去了。

等到吃饭的时候，也没见攸儿回来。只好向瑞姑姑撒谎，说派了她到敬事房要皂荚仁去了，想是没有现成的，忙着剥皮呢。

瑞姑姑没再追问，只说了句：“她也该在针线上尽心了。”转身走了。

甘棠舒口气，在绣架前坐下，开始绣一个骨朵儿。

此时，是绣房里最安静的时候。偶尔，听得见几位绣娘因用色的不同小声争论着，瑞姑姑就停下手中的活儿，慢慢走过去做个评断，顺便再到每个绣架前看看进度，或是小声训斥，或是点头微笑，这是绣娘最紧张的时候了。

“这是谁教的针法？”

不知什么时候，瑞姑姑竟站在了甘棠的身后。

甘棠急忙站起身来，垂下手去，低低地说：“禀姑姑，未进宫前我娘曾教过些针法。”

“你坐下，再绣几针我瞧瞧。”

“是。”

甘棠稍稍斜坐在凳子上，拿起针开始绣，又小声讲着：

“刚刚绣完的这些针是从骨朵儿边上起的针，边口要齐整些；这几针要在这绣完的几针里落针，空隙是早就留好了的……这几针需转入最前面针脚几分，还得留出下几针的空隙……这几针又要接入再前面几针几分。下面的，就照着前面的来就是了。”

讲完了，甘棠依旧站了起来。

“确实比滚针更严整些。”瑞姑姑停了停，又说，“你随我领些丝



线来。”

甘棠心中不免诧异，姑姑昨儿刚打发人领了丝线，说是怕敬事房再过几天忙了，去了难免多些口舌，难不成今儿倒忘了？心里这样想着，面儿上却没带出来，脚步紧跟着姑姑出了绣房。

在往敬事房去的鹅卵石路上走了一段，瑞姑姑脚步慢了下来。

甘棠心知姑姑必是有话要说，快走几步赶了上去，倒也不敢并肩，只是能听见低话罢了。

“昨儿泻玉来咱这儿取彩粽时说了句话，关系着你呢。”瑞姑姑眼望着天上衔泥的燕儿，透着一点兴致。

泻玉是贤妃娘娘身前的宫女，甘棠与她虽是认识，并没有打过交道，为何提起呢？

“请问姑姑是不是让甘棠再提前些日子完工？”要果真是为了这事，那可就真是没有办法了。除非叫上几位绣娘，赶紧学起针法来。

见甘棠紧皱了眉头，瑞姑姑倒扑哧一声笑了。

“为的不是这事儿，看把你急的。”姑姑抬起手，给甘棠扶了扶髻上的簪儿。

“贤妃娘娘看中了你，要你过去呢。”瑞姑姑瞅着她。

心里咯噔一下，甘棠停下了脚步。看看四下里没人，她扑通跪下了。

“甘棠自打进宫就跟着姑姑，虽不能说万事都周全，倒也尽心尽力。只想着这样就很好，从来没有生过别的念头。望姑姑明鉴。”

瑞姑姑急忙搀起，“甘棠，你这是想多了。我并没有想要试探你的忠心。你在我身边待了整三年，我还需要和你拐着弯儿地说话吗？实在是娘娘看中你的绣活儿出众，想着调到身边去，有什么活计要弄也方便。”

甘棠没有做声，捻着衣脚儿。

一个小飞虫儿嗅着了瑞姑姑脸上的香脂味儿，绕着她的圆脸嘤嘤地飞，落在了姑姑的额头上。

“啪！”姑姑一巴掌打在自己的额头上，“该死的贱东西，想爬到我头上来吗！”

瑞姑姑这是借事儿警告呢，她哪能听不出来。这件事放在别的绣女身上，确实是该拍手称快了。又有几个绣女愿意一辈子关在绣房呢？

